

凤凰·副刊

本版投稿邮箱:ycwbgtg@163.com



凤凰·副刊

宁夏散文作家,中国作协会员
阎至木本心 著人惜文章

无名草

□刘汉斌(宁夏银川)

九月的天空高远,云白天蓝。大雁纷纷南飞,一会儿排成个“一”字,一会儿排成个“人”字。蓝色的天幕巨大,雁阵贴在上面,形单影只,湛蓝是漫无边际的孤独。空旷的田野上,我与雁阵遥遥相望,一和人的孤独在天上,一个人的孤独在地上。

为旷野里一株无名草写下文字的时候,我离人类很远。我曾把自己的今生当做一株野草的来世,我甘愿像今夜这样,在荒寒的山野里,在一滩草上席地而坐,感受人间深秋之夜的薄凉,与野草一起在漆黑的夜幕下迎着寒风战栗。人间的时令已至深秋,我的双眼湿润,被晨霜打过的草叶,像我的可以预见的暮年那样低垂着,生命不再饱满,竭尽全力却再也无法将这最后的空瘪的皮囊填满。苍老是上天的旨意,我在见证着草木的春秋荣枯的岁月里渐渐长大并开始变老,低垂的草叶让我对苍老产生了强烈的恐惧,我惧怕自己在暮年时只复制了父亲的颜面,而无法像父亲那样豁达地活着,因此我常对一切生命的苍老满怀悲悯,而从不好奇。草叶低垂的秋夜,我离人类很远,却离大地很近。我可以听到相依的两粒尘埃在低声浅吟,吟唱生命的悲歌,它们的前世或许是两株禾本科植物高高举起的旗叶。

野草将一米长的成长史留在黄土里,半尺高的草叶正好没过我的脚踝,前茬草叶的生命体征已经在岁月的轮回里消失殆尽,酥软的枯叶是野草逝去的,无需言说的风华。草根上三尺厚的黄土,是绝种的野草留在尘世的遗言,或被风吹散,或渗入泥土,它们只

是换了一种方式爱着所有野草的根。

我在秋风中逐渐瘦下去的田野里张望,枯萎的冰草与被收获的玉米是同一个科的植物,收获的意义只是对我而言,也许是玉米不忍心让我劳碌了一年而两手空空。对玉米和冰草而言,枯萎即是死亡。它们在深秋里以成熟的名义相继死去,一个孑然一身,一个将种子留给了我,我满怀诚意收下了玉米的馈赠,而玉米在临终时从我眼睛里所感受到的虔诚,只是我一贯在秋日里的伪装,这也正是以土地为生的人最真诚的狡黠。我习惯了在完成所有收获之后,背抄着双手,面带着微笑在田野里走走,在此时,我是一个内心谦和的人。

我常沉醉于蒲公英的种子一到秋天就趁风游荡的洒脱里。蒲公英的种子随风飞,飞到哪片土地上,就在哪片土地上生根发芽。我多么希望自己就是蒲公英那带着羽翼的种子,或立在自己的芽尖上守望乡土,或在秋风里随风游荡。停在树叶上迎接朝霞,期望清晨的第一缕阳光,像照亮露珠一样,也将我照亮。

晨曦中的毛毛虫,楚楚动人,我就做毛毛虫临时的邻居,把所有新鲜的树叶交给树或者虫们,让它们各自的美好延续,我们一同享受季节的变迁,我只想守住心里的那份奢华的安静,去仔细观察呕心沥血的虫,看它作茧自缚或看它化蝶重生。

我会选择在一棵百年老树下裸露的土地上生根发芽,然后让儿女们在长大成人后从我脚下的这片土地出发,各自奔赴前程,而我就坚守在儿女们的故乡里,安度余生。

小说

葡萄猩红

□宋磊(山西太原)

这个城市,有时会让人寂寞,但有时又看上去很忙,人们的心灵有时会碰撞,而有时又归于平常。

猩红的葡萄酒幽幽地打了一个转儿,又轻轻沉下去,杯边的口红还未消褪,她的人在门外,他的心在杯口。

相识总是简单而又匆忙,一个玩笑,一杯红酒,一饮而尽,一句道别。

夜深更深,她想,他或许醉了,或许睡了,她的信息就从指尖出去了。

而这个时候,他徘徊在寂寥的小院里,酣睡在一个没有结果的梦里,他醒不了,他不想醒,他的信息向夜空中奔去。

这注定是一个难以忘记的夜晚,他们的信息让黑夜露出光芒,他们都没有睡,他们的话题一直把太阳叫醒。

他以为,这就是那种难以言说的爱的感觉。

第一次约会是在咖啡厅,她选的。酒香微溢时,她从楼梯口走来,细细的身影在杯中晃动。她拎一只咖色小包,黑色丝质阔腿裤加一件蓝色高领毛衣,她有女人的娇柔,而又不失男孩的率性。

他就坐在靠近过道的桌旁,他有些紧张。他开始后悔今天没有穿上最得意的外套,他下意识地低头看了下穿着,并没有破绽。他勇敢地对着远处笑了笑。

她说她喜欢红酒的高贵,更喜欢它的内涵。他感觉自己有些抱歉,他没有喝过干红,他以为小时候那种甜腻腻的葡萄饮料就是他喝过最好的。她喜欢安静地看书,说起乔伊斯、福克纳,眼睛里闪着光。他只好做个听众,他以为金庸、古龙已经是他世界的尽头。

他把她送到车站,傍晚的风有些冷,她瑟瑟地收了收外衣,瘦小的身影打在地上,他想给她一个温暖的怀抱,但他不能给自己一个拥抱的理由。

这趟人迹寥寥的21路公共汽车,终于来了。他想陪她走完这段路,他静静地坐在一旁,想说些什么,又什么都没有说。在她面前,他只有两个选择,要么做个看客,要么做个过客。

他呷了一口杯中的干红,涩涩的,还带点酸。他不明白为什么会有人这样迷恋干红,迷恋这种令人茫然的味道,他往干红里兑了一半冰红茶,一饮而尽。

他找不到那种尊贵的感觉,也找不到虚无缥缈内涵,他喜欢走经常走的街道,他喜欢看不停步的人潮,他有时会蹲在喧嚣的巷口,看人跳马飞象,看口沫横飞,看一个下午。渴了,会泡一杯花茶,饿了,会买几个烙饼。

最后的那次晚餐他没有喝一丁点酒,他看着她,微笑并保持微笑。他不知该说些什么,他不知自己说了些什么,他听完一切,轻轻和她握手。他转身离去,消失在一个陌生的巷口。

他想她或许手边正有一杯红酒,泛着幽幽的猩红,他想她或许身边正有一个绅士,谈着那酒的质地、纯度,她听得仔细,听得出神。他想,他什么都不要去想了,他的生活一切照旧。

那天晚上的月亮,本来是苍白淡薄的,但不知什么原因,忽然变得猩红圆润,不过,它依然像往常那样孤孤单单地挂在天空。

时光

十一月寒语

□王陈裕(辽宁营口)

时间进入到十一月份的光景,天气变得冷峻起来。在南方生活的人可能无法体会到北方初冬的寒。这种寒是铺天盖地、无孔不入的。从微寒到凉寒,再到酷寒,十一月开启寒的节奏序曲,时令也一步步走向季节的末端。

就是这样恪守着规律,天气的变化循规蹈矩,主演一个脉络的戏码。此时,北风微卷,它的手段简单没有花哨的技巧,直白得像一个人想要一吐哀肠。这场毫不掩饰的北风,让温暖成为留恋的回忆。

有人怪时光太匆匆了,一转眼花开花谢,不近人情。它何其吝啬,即不会在某个段落驻足,更不缩短一分一秒。树叶知晓这个季节的心思,满地都是它们的献祭。唯有孤勇的那些叶子,还在萧条的树枝摇旗呐喊,与北风对峙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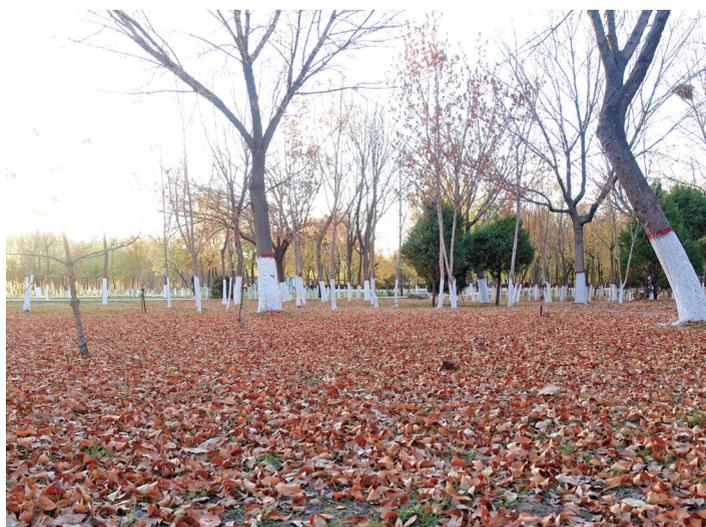
“北风卷地百草折”唐诗里的景象唱响千年,十一月的时光不知走过了多少岁月,一年又一年的如斯。在这个年末即将结束的月份中,天空也变得泪眼朦胧了。剔透的霞光不再,翻卷的云层失踪,初冬总耍耍一耍脾气,它的威风渐露峥嵘。

尾随冬天的是一场雪,它是这个季节的追梦者。一场不大不小的雪,织成漫天的一张网,它想网罗万物,让其俯首称臣。于是亮眼的白色底蕴温情了大地,雪花纷纷扬扬,踩着盛装的舞步,天女下凡般被注目。

初冬,大地上的生命开始隐匿。它们躲闪在大地深处,感知年月的沧桑。春暖时迸发生机,冬寒时隐蔽激情。每一个月份里的色彩都有截然不同的淡妆浓抹,这是生命的容颜印证在动植物身上的烙痕。每一种生命都能解读着自然的密码,面对诸多自然的变化,总有应对的方法来遵循,智慧是生命的特征,只是生命级别的高低,智慧的层次也会出现差别化的不同。

十一月的脚步追随时间的一分一秒而前行,冬天正轮廓清晰,面目成型。只不过乍冷还暖的间或拉距,让天气变得有失稳重。在曲折中前进,在前进中曲折,每一种天气的变化渗透着哲理的内涵,大自然的世界无处不是在道理中孕育着生机,以旧换新。

在北方,关于十一月的解读,用一个“寒”字来剖析,你就能明白天气变化中所遵循的规律。天时有迹,万物有明,人间有智,只要按部就班,迎接一个冬天的来到,就是对一段时光恰如其分的领悟。



落叶·时光。李振文 摄